



猛卯傣族少女（江應樑攝於1937年）。受訪者供圖

中國著名人類學家、民族史學家、傣學研究泰斗江應樑先生。受訪者供圖

傣族老嫗理紗線（江應樑攝於1937年）。受訪者供圖

江曉林認為，數千文物、典籍歸根結底是社會財富，理應由社會共享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

在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，一座以中國著名人類學家、民族史學家、傣學研究泰斗江應樑先生命名的“德宏師專江應樑傣族博物館”（下稱博物館），今年4月在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揭牌開館。該博物館收藏了數千件傣族文物，展現了從新石器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，傣族社會歷史文化風貌。這些文物是江應樑先生及其子江曉林，花費畢生心血和收入，從傣族地區收集而來。1937年至今，兩代人經過80年的接力研究終成大觀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德宏報道

父子接力八十載 傣學研究成大觀

建博館收藏數千件文物 展傣族歷史文化風貌

傣族遍佈中南半島多國及南亞印度阿薩姆等地區，人數超6,800萬，中國傣族人數有120多萬人。千百年來，傣族由於聚居地邊遠且高山大川阻隔，再加上語言障礙，因而長期處於相對封閉，甚至與世隔絕的狀態。

翻山渡江遇劫 終成史學巨著

1937年夏，尚在中山大學研究院攻讀人類學碩士的江應樑，不顧親朋好友的擔憂，開始了對今德宏一帶傣族聚居區的考察。為此，他騎馬、步行翻越高黎貢山、渡過瀾滄江和怒江，並不時會遭遇土匪搶劫，但江應樑仍義無反顧，“很想在這神秘的區域中發現一些神秘的原理，縱不能即時以科學理論解決，也可以給科學界帶來一些研究的材料。”

這是一次在傣學研究中具開拓意義的考察。大半年間，江應樑收集了許多民族服飾和民俗、宗教用品，並在昆明、廣州和香港舉辦了展覽，從此開始了他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傣學研究。江應樑一生出版傣學專著7部，論文100餘篇，出版巨著《傣族史》，被譽為傣學研究泰斗。

尋訪村夫野老 收集故事傳說

今年已是72歲高齡的江曉林是江應樑的獨子，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，小學時趴在桌子上做作業，腿短踩不到地，書桌下父親收藏的一面傣族銅鼓是他的腳踏，而身旁的牆上則懸掛着一把比他還高的傣族大刀。父親與親友們講述在傣族地區考察的故事，他總是聽得津津有味。父親搜集的傣族各種文物，是他最喜歡的“玩具”，而父親珍藏的那本《世界人種風俗大觀》則是他最愛的課外讀物。1977年，在雲南民族大學任教的江曉林開始接過父親的傣學研究接力棒時，已過而立之年。

起步晚沒關係，關鍵是用心。江曉林每次外出，必帶照相機和打拓片的整套工具。秉承父親重視田野調查和文物收集的理念，江曉林在德宏、西雙版納及緬甸、老撾等傣泰民族聚居區走村串寨，尋訪村夫野老、土司後裔，聽他們講述傳說、故事，收集史籍、經書、拓片、圖錄、工藝品、服裝、首飾、兵器、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。

40年間，江曉林不但收藏頗豐，還在傣族妻子、傣文專家蔡小見的協助下，對父親留下的著作、手稿、照片、圖錄、文物和典籍以及重新搜集到的傣族史料、文物，進行了認真研究、整理、編輯，完成並出版了《〈滇西擺夷之現實生活〉箋注》等多部專著和《傣族銅甬考》等多篇論文。

博館允許拍照 “理應社會共享”

傣族博物館籌建時，曾有人提出借鑒其他博物館、展覽館的管理方式，禁止參觀者拍照、攝像，卻被江曉林一口否決。他的理由是，僅僅陳列、展示並不是這些文物的最好歸宿，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透過傳播讓社會大眾，尤其是傣族民眾深入了解民族歷史，引起共鳴、增強民族自信心。江曉林認為，“民族的號召力、影響力，除了政治、經濟實力外，還在於文化軟實力”，數千件文物、典籍歸根結底是社會財富，理應由社會共享。

博物館從籌備到開館，讓已年過古稀的江曉林雖十分勞累，但仍感到興奮和欣慰，“總算初步完成了父親和自己的心願。”目前，博物館由“傣族銅器展”、“清代傣族圖籍展”和“江應樑傣學研究展”三個專題展廳組成，“傣族宗教文化展”正在籌備。

博物館一開館，觀者如雲，好評如潮。來自緬甸、泰國、印度的學者頗為驚歎，在館停留時間遠遠超出預期。



傣族銅製鴨形砵碼一組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

自住逼仄宿舍 “買房價”購古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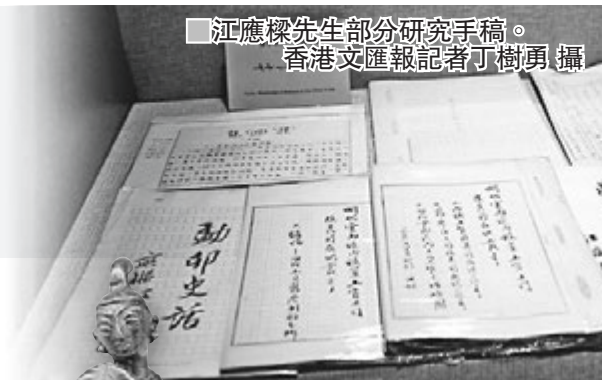
江曉林大半生的收入基本用來做兩件事：一是收集傣族文物，二是傣族史料研究。從事傣族文物收集和傣學研究，常常面臨難以想像的艱辛。江曉林將其歸納為“受苦受窮還受氣”。

20年前，江曉林在雲南昆明某古玩店看到兩冊清代雲南民族典籍，店家開價60萬元人民幣。辨偽是證實這部典籍價值的關鍵，而店主又不許拍照，不許抄錄。在長達10個月時間裡，江曉林往古玩店跑了數百趟，反覆翻閱，回去後又查對有關資料。時間一久，難免遭來店家白眼。最後，店家甚至不

許他再翻閱此書。

證實了典籍的珍貴後，江曉林沒錢購買又不甘放棄，請親戚以房產抵押貸款，再由親戚手中借款將其買下。目前，博物館“清代傣族圖籍展”中的相當一部分，就由這兩冊典籍而來。“當時沒少被親友奚落，說我花一套房子的錢，買了兩本破書，自己住的卻是逼仄陰濕的宿舍。”江曉林說。

每當到村寨做田野調查、收集文物時，江曉林喜歡去到一些民眾的雜物間、堆放破爛的犄角旮兒尋覓寶貝。他說，自己很多傣族文物藏品就是這樣發現的。



江應樑先生部分研究手稿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



傣族學生參觀博物館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



依江應樑當年照片復原的傣家竹樓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

古傣文難翻譯 幸獲妻子助力

在江曉林的傣學研究中，其傣族妻子蔡小見功不可沒。江曉林收集來的傣族文獻、拓片，有相當一部分以古傣文記載，需翻譯後才可能深入研究。蔡小見的古傣文造詣令江曉林嘖嘖稱讚：“在傣學研究者中，懂古傣文的並不多，能看懂傣族古籍的屈指可數，而能將古傣文譯為漢語的，更是鳳毛麟角。”

生長於傣族聚居地區，蔡小見深知傣族的許多歷史文化、傳說故事深藏於傣文古籍中；讀懂古籍須懂古傣

語，而古傣語又深藏於寺廟的經文和民間的典籍中。浩如煙海的傳說、故事、歌謠、典籍和經文，在一代代輾轉傳抄的同時，也在僧侶、老人中傳誦。

“與古漢語能讀出字面卻不一定能知曉意思不同的是，古傣文只要能讀就能知曉意思。”當時在雲南民族大學任教的蔡小見回到家鄉，深入寺廟、遍訪民間，拜僧侶和老人為師，逐字逐句學習，掌握了古傣語的詞彙、語法，成為少有的古傣語女專家。